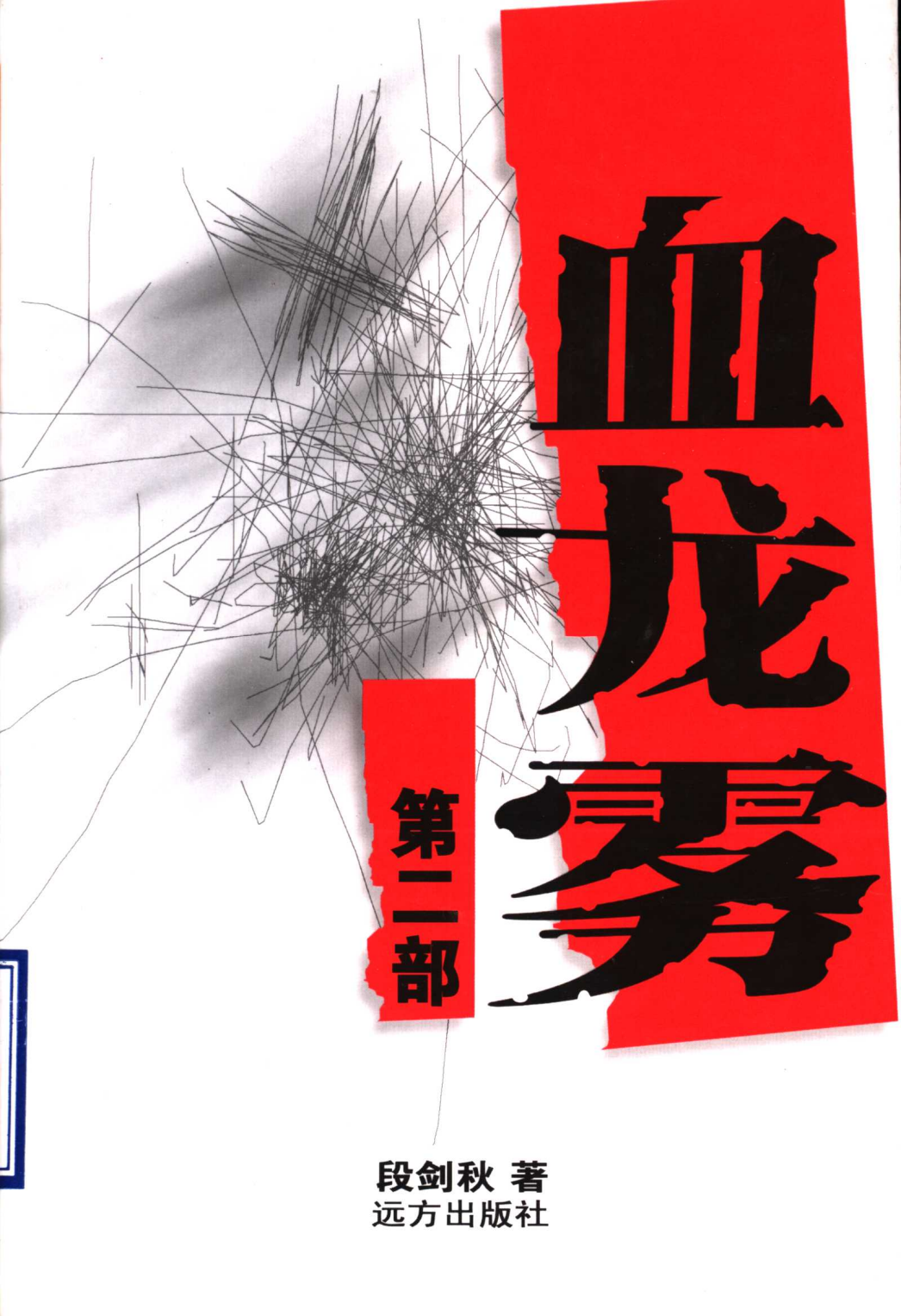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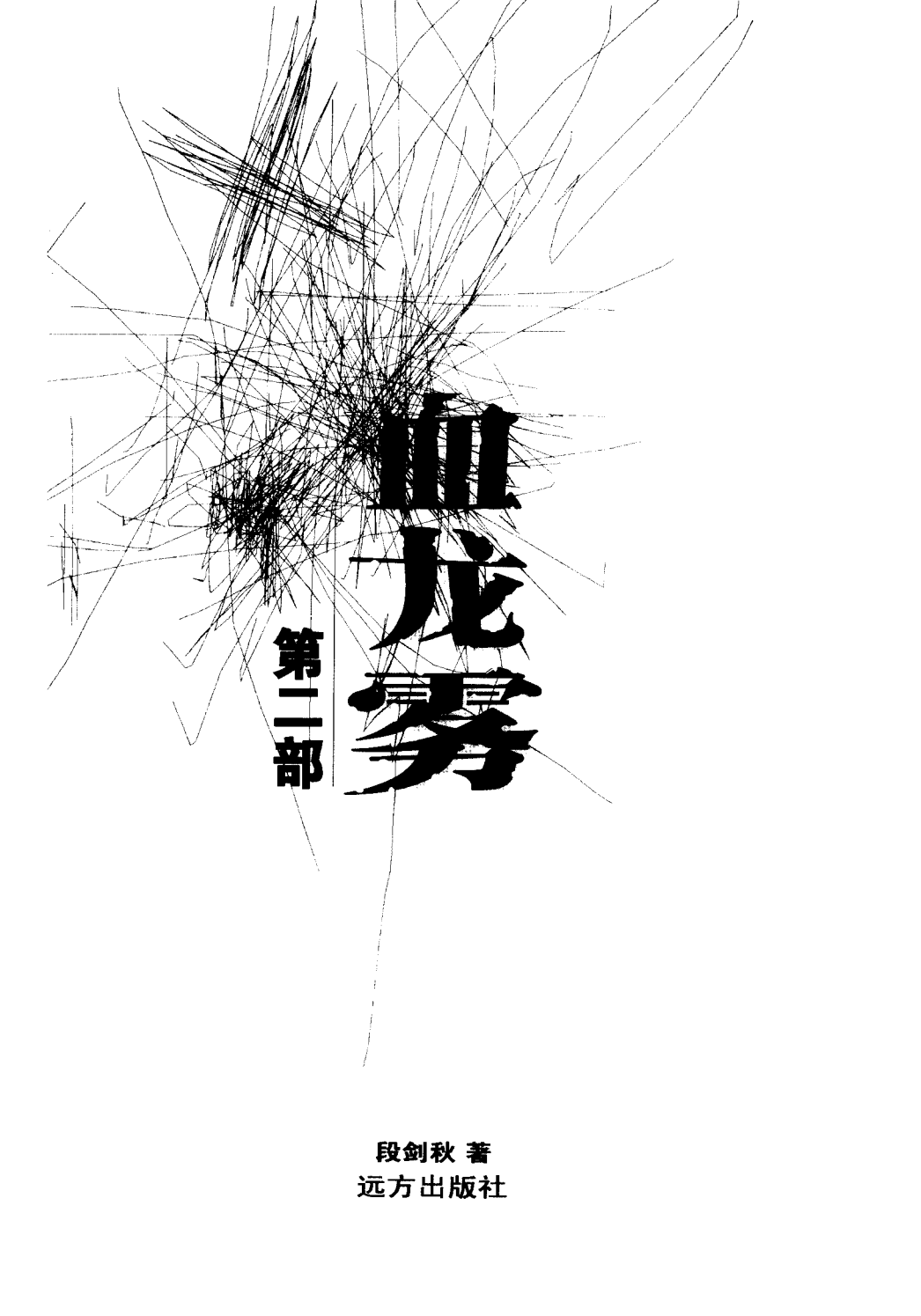




血 龙 雾

第二部

段剑秋 著
远方出版社



血龙雾

第二部

段剑秋 著
远方出版社

第二部

龙 风

第一章 贼 星

1

“杀人了!”

“杀人了……”

一阵惊呼从龙头镇大集的东北街口飞般传出,震动了四街做买做卖拥拥挤挤争价还价的男女老少。人们纷纷争相打问:“在哪里?”“谁杀谁?”却没有一人说明白。越是说不明白越让人感到神秘、好奇,于是好多人推推挤挤朝这边跑来,有道是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,都想亲眼看个究竟。龙头镇的东北街口,一时间人流如潮。龙头镇是海滨县紧靠黄河、盘据官道、水陆双码头的一大重镇,“井”字大街,集市特大。东北街口向西是北中街,肉市,沿街满摆满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驴肉、狗肉、兔子肉,还有各种杂碎货;街口往南是东中街,白铁市,一串串耀眼的大燎壶、白铁桶、水舀子、饭勺子,还有生铁锅、铁铲子、铁篦子、铁勺子,天过晌午买卖少,大部分货主准备装车收摊;街口往北是东北街,街上摆满木货:桌椅板凳,橱柜门窗,有的上漆有的白茬,卖主买主正在最后争交易;街口往东是北东街,窑货市,满街都是从淄博贩来的瓷缸、瓷盆、瓷碗,从本地土窑贩来的黄盆、沙瓮、黄泥罐子,推窑货的木轮架子车竖立沿街的墙根下,上放破麻袋裹着的破被卷,可见推窑货的都是凭力

气挣饭的穷汉子。街口东北角有家大门朝西南的店，前出厦，青瓦檐，厦内一溜木柜台，厦前右角挂招牌，青漆金字“五里香”，下垂明珠红丝穗。乱子发生在“五里香”店门东的窑货市。

原来，今集窑货市来了一车十分显眼的货：一色的黄龙缸、鱼鳞坛。黄龙缸一尺高，大圆肚，黄瓷釉，圆鼓肚上两条黄龙飞舞盘旋；鱼鳞坛是青色，青中放射蓝光，肚上的鱼鳞一层层，口盖是一个大鱼嘴。阳光撒辉，一口口黄龙缸上黄龙盘旋如同真龙，一个个鱼鳞坛上蓝鳞灿灿如同宝石，十分引人注目。虽说引人注目，可惜上市以后围观者多，赞赏者多，购买者极少。一呢，好货价钱贵，庄户人痛钱；二呢，这黄龙缸底上有个铜钱大的眼，是用来养花观赏的。龙头镇一带穷人多，有几个富户也都是些土鳖财主，有钱情愿油布包了挖个墙洞泥在墙里，不会养花摆景显阔气。鱼鳞坛倒是卖的不少，这是大家主放银元、小家主腌鸡蛋的好家什。

肉市街上的一个买羊杀羊卖羊肉的肉铺掌柜，姓司，小名槐树，大名帖上也写司槐树。这一集羊肉卖得快，收案子早，收案以后闲来无事，歪戴帽子顺街溜。“有便宜就捞，没便宜除了放屁掉了啥。”这是他的口头禅。他经常摇晃着算盘珠般的小脑袋，这么尖叫。别看他脑袋小，坏主意特别多，传得最响的就是他脏害丈母娘。那是他三年前娶媳妇的时候，第一天晚上闹房，第二天中午磕头上拜，下午娘家人把媳妇接回去，第三天再把女儿送回婆家，叫做“送三日”。送三日这天女方的父母要跟了去，叫做会亲家。两亲家见面十分客气，又冲茶，又热酒，又递烟，边吃边喝边说话。丈母娘不喝酒，喝水吃菜，不长时候小肚子鼓胀，起身去撒尿。龙头镇一带庄户主的厕所一般设在院子一角，男女通用，谁进去要在门口放个标志，别人见了就不再进。厕所大都没有门，只有胸高的半截墙，谁上厕所就把标志放半截墙上。丈母娘到厕所跟前一抬头，见半截墙上搭着一条红腰带，便知那是女婿的。女婿蹲厕所，丈母娘不能进，便又倒回来。等了一阵丈母娘又起身去厕所，见女

婿的腰带还搭在那里，只好夹了又夹往回走。这么一连跑了三趟，尿涨得厉害，丈母娘再也夹不住，便把裤子尿了。好在这是冬天，穿着棉裤，自己不说别人看不出。也巧，丈母娘尿裤以后，司槐树正从灶间钻出来。丈母娘一见，顿时省悟怎么回事，立时火冒三丈，当场掀桌子砸碗，一通大骂，非把女儿带回不可。司槐树的媳妇也就告吹。起初人们感到奇怪，埋怨这位丈母娘不通事理；后来传出缘由，人们都骂司槐树没有人心眼，就把司槐树改叫司坏水。司坏水买羊杀羊卖羊肉，秤上玩把戏，挣钱不少，名声却越来越臭。有人给他念了一段顺口溜：

司坏水，带刀子，
割下羊×包包子。

就这般德性，再也没人给他做媒说媳妇。

今天收案以后，司槐树先溜木货市。他这里看看，那里瞧瞧，拍拍这家那家的桌椅柜橱。木货市上大都是本乡本土的人，知道坏水的德性，也都知道惹不起，干脆不惹。这让他感到无趣，便趑趄回头来上窑货市。大缸、小缸、沙瓮、黄盆……一眼看到了黄龙缸、鱼鳞坛，便走来搭讪。推窑货的是外地人，不知道他的底细，十分热情地接待。司槐树先问黄龙小缸做啥使，货主认真地解答。他见缸底有个眼，撇了撇嘴，又抓起一个鱼鳞坛。杀羊卖肉挣钱不少，铜子换银元，装在坛中埋地下，小偷找不到。

“多少钱一个？”

“半吊铜钱。”

“少了行不行？”

“买多了，能让。”

“行，我要俩！”

司槐树挑了两个鱼鳞坛。他从腰里掏出一把铜钱来，扔给货主。货主接住一数，叫道：“客官，钱不够。”司槐树脖子一梗梗：“你不说让钱吗？”货主说：“让钱，只能一个坛子让俩铜子。你这钱半

吊不够，一个坛子也买不着。”

司槐树这号人，在乡民的眼中是拦街头的街狗子。如果出门在外，谁见了都敢打他；回到本街，见到外地人他便狂扑。本镇本街，他买东西历来都是一买二混，哪有公平交易？要不显不出街狗的德性！他见那人不让，两眼一瞪，算盘珠脑袋一晃：“不卖？嘿，爷爷到你案子跟前来，就算高看你。卖一天了，剩的都是捡不残，当好的卖？”货主是个壮汉，不吃他这一套，冷面一笑，坦然说：“我推的全是单挑单拔的上等货，头个买，末个买，都是一样的。大哥，您想买，每个让你俩铜子，算是有情我有义；不买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你拿走你的铜子，给我放下坛子。”司槐树见那人吃喷，自觉得下不来台。街狗子咬人惯了，哪能容人不恭？蛤蟆嘴一裂：“嘿，你以为这是金豆子吗？离开你我就没处买了？给你面子你不要，爷还真的没有相中！”说着，双手一扔，两个坛子朝货主飞来。坛子又圆又滑，货主怎能抓得住？双双落在脚前的龙缸上，立时摔碎。

货主立时火冒三丈，大叫：“好个无赖！赔我的坛子！”

司槐树小脑袋一晃：“赔你个屁！接不住怨谁？”转身就走。

货主上前一步：“你不能走！”伸手去抓司槐树的臂膀。

司槐树趁机转身一掌，打在那汉子的脸上，叫道：“抓挠什么，龙头镇是你尿尿的地处？”

那汉子没防备，挨这一掌好不恼怒，飞脚踢在司槐树的屁股上。司槐树打个趔趄，扑通跌地。他是吃亏的人吗？爬起身来，伸手从腰带的皮套上抽出宰羊的刀子，大叫大喊：“好，你他妈的敢打人，老子今日不饶你。”那汉子见这光景，来不及擦抹脸上的血，后退两步抽出支撑推车的枣木点棍。司槐树大叫：“来人哪——，外人欺咱龙头镇，今日给他放放血！”本街人向本街人，还真地围来几个爱打架的愣小子。推窑货的汉子不少，怎能甘心受欺？急忙一人拿一根支车的点棍做武器，摆出自卫的架式。周围人见此光景急呼杀人，是要人们赶快劝解，别真地闹出人命来。

此刻，司槐树扫一眼周围，见本镇的人不少，越要逞能。他深知那棍子比不上刀子厉害，于是大呼大喊：“小子，我看你们活够了！”蹿上前来冲着那人就扎。那人见刀子扎来也不手软，躲刀的同时抡起棍子。本街几个愣小子抬袖子要上，推窑货的人们拉架子迎战。

眼看就要打群架。群架一打，难说谁死谁伤。正万分危急，半空突然飞来两个物件。说是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得举刀挥棍的二人同时一声叫，刀、棍全都落地上。两人连连倒退几步，且感到拿刀拿棍的手腕发麻，关节掉环一般垂下手。定神片刻，寻那飞来的物件——原来是两个马蹄火烧。立时，众人的脑袋被只无形的大手扭着一般，齐刷刷转向“五里香”店门头。但见店门前出厦内，有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挺立柜台一角。这人个子不高，生得却结实，方脸面，大眼睛，千层布底鞋，肥腿灯笼裤，肩头搭条白毛巾，立在那里宛如石柱，一手抓一个马蹄火烧二目直盯在场的人群。不用问，如果谁再动凶器，他手中的火烧还会飞来。

“好！……”众人一片喝采。与此同时，围观者立即为其闪出一条通道。店主放下手中的马蹄火烧，缓步走下店门台阶，来到那位货主面前，双手抱拳，对货主和他身后那帮汉子说：“诸位客官，我这厢有礼了。诸位客官不辞劳苦来龙头镇，是看得起我们这个集镇。常言道：‘大庄有大光棍，小庄有小泥腿，哪个集镇都有街狗子。’龙头镇也有。冒犯，冒犯！出门靠朋友，和气生钱财，诸位客官不必跟个街狗子斗气。”说罢这话，他立即转身怒目司槐树：“你小子先行不义，给客官摔坏坛子，一要赔礼，二要赔钱。”

司槐树拧脖子瞪眼：“不……”

可他那个“不”字刚出口，只见一道白光——店主手抓肩头的毛巾往下一甩，司槐树便扑通一声跪地上。

这时候，窑货主中走出个长脸膛的大个子，对“五里香”店主抱拳施礼：“谢谢店主公道、正义。本人姓庠，小名官名都叫大个，家

住寻仙河口库家庄，经常推盐进南山，回来带窑货。久仰店主仗义，今日眼见，敬佩，敬佩！钱不用赔了，不就是两个坛子吗？没啥，没啥。起来吧！”说着拉起地上的司槐树，又转身朝身边人招呼，“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收拾货案去吧。天色不早，装车上路。”

见货主这般大义，店主更是以礼相待，抱拳相让：“库客官，天色不晚，诸位还是进店坐坐，喝口茶水，打点打点。”库大个说不了，不了，后会有期，我们要赶下个集镇，今天就得摸黑奔到那里。店主见真留不住，便说：“既然诸位忙着赶路，我不强留，一人送两个火烧，路上打点。”说罢回柜台，端来火烧筐，一人送了两个火烧，分文不收。库大个接火烧一捏一掂，道：“店主，怪不得你这火烧当兵器用，真硬。”店主一笑：“客官笑话。不过，我这火烧可是祖传的手艺：枣木杠子压面，枣木炭火烤炉，烤出来外焦里硬，三伏天不发霉，三九天不上冻。说‘五里外闻得香味’，那是客官们抬举；不过，你揣在怀里走三天，照样喷喷香。”

库大个再三致谢，领头起车，带领推窑货的汉子离去。

“五里香”店主回店门头，人群中走出一男一女将他迎住。

2

店主举目：这男子高个宽肩，虎气生生，浓眉大眼，青布裤，白汗褂，外罩青布夹袄没系扣；女子年轻俊秀，举止干练，红青裤，蛋青褂，外罩一件紫花夹袄，也没有系扣；都穿一双尘土蒙面的攀带鞋，那是长途奔波的象征。男子上前抱拳示礼：“敢问大叔，想必您老就是侠义店主步道常了！”店主停步还礼：“惭愧，惭愧。本人正是步道常。”与此同时心中自忖：这二人不是本乡人，而且都是“干事”的，那敞怀的夹衣并非为的走路身热，而是为的一旦有事立即就能伸手掏腰——腰里插着枪。这么想着，似顺便实则深沉地问了一句：“二位客官从何方来？”高个小伙不想当众说来历，只问：

“大叔，我向您打问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卫先生可曾来过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还有位姓娄的女子。”

步道常为之一震，继而点头轻语：“进店说吧。”这一男一女便跟随他进“五里香”。步道常叫来老伴守店门头，自己陪客人来穿堂耳房的桌前落座。桌上一把粗瓷大茶壶，步道常提壶冲茶，一人倒了一碗，问二人可曾吃过午饭。二人都说吃过。

“客官贵姓？”

“小侄免贵姓石。”

“家住何方？”

“老家饮马庄，后到龙王庙。”

“噢！”步道常惊跳起来，“这么说，你们就是杀伪县长、烧鬼子队部的石家姐弟？”

蓝彩云立即插话：“他是，我不是。姐阵亡了。我是他的内人，姓蓝。”

“你是蓝家二小姐？”

“店主好灵通。”

“传说龙王庙恶战……无一人生还。是真？”

“不。小学生都出来了，学生兵还有一排人。”

原来，第二天清晨大潮退去，他们胆战心惊地走上海滩，碰上一片一片的黄尸，方知日军在此全军覆没。回龙王庙，到处是死人，没见一个活着的。所幸时惠民那几人没有伤亡，大潮落后回龙王庙，正遇红荆林逃生的人，便说他已经同河那边的队伍接上头，那是八路军的黄河抗日纵队，章先生带学生们过了河。蓝家的人尸首不全，难以辨认，只能敛在一起埋了个大坟。梁先生应受后人供奉，就葬在龙王庙院内，以后好来祭奠。遵梁先生遗嘱，邱志远

带那排人过河去投八路军黄河纵队。石信礼、蓝彩云没同他们一起走，因为二人不仅要寻找虎姐和路杠子的尸首一起埋葬，要回饮马庄埋葬小荷、小荷娘，还要到曲家店带上杜力和伍德胜。回到饮马庄，葬罢小荷娘俩，二人同杜力、伍德胜又奔城西二十里堡找卫聪和娄一方，想叫着二人一起去投大部队。在二十里堡找了几天没找到，想起梁先生曾要二人来龙头镇找步道常，于是赶奔这里。路过车马集，杜力叫着伍德胜回曲家店，说让媳妇给伍德胜改件棉衣，天冷了好穿，两天后再来这里集合。这样，先来龙头镇的只有石信礼和蓝彩云。

步道常告诉二人：“真不巧。卫、娄二人昨天晚上刚走。”石信礼忙问：“他们去了哪里？”步道常说：“他们听到龙王庙大战的传闻，实不敢相信，连夜回龙王庙去了。”石信礼一听十分焦急，说那里已经没人，他们难知队伍的去向。蓝彩云则说：“别急。他们只要路过曲家店，曲店主会告诉他们咱的去向；或许他们碰上杜力、伍德胜，立即返回龙头镇。”

话正说到这里，步道常的儿子蹦进来。他才八岁，胖胖的脸蛋，粗胳膊粗腿，柱子般结实。刚才石信礼说“八路军黄河抗日纵队”，他在门外听到了，跑进来插话：“我也参加抗日部队。行吗？”挺一挺他厚厚的胸脯。蓝彩云笑了，伸手把他搂在怀中，亲亲他的小脸蛋，问他叫啥名。娃说叫腊月。

“腊月生日？”

“腊月十八。”

“你敢放枪？”

“我会抡大刀！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不信，我抡给你看。”

说罢，腊月飞步跑向内院房内，眨眼拿出一把钢刀。他在院内挺身立定，先来一个上步七星，刀从左手交至右手。接着退步跨

虎、左右磕挂、腾挪闪展练起刀来。一个白鹤亮翅，立即风卷荷花，接着玉女穿梭……刀随人滚；猛一个宿鸟投林、回身穿掌，紧接便是跳步旋风、怀中抱月……只见风雨不透刀光闪闪。练到最后，只见他披身斜挂鸳鸯腿，顺水推舟鞭作篙，卞和携玉凤还巢，把刀收住，面不红涨气不喘。蓝彩云拍手叫好，石信礼则对步道常低语：“大叔，这可是祖传的刀法？”步道常不语只笑。

原来，步道常的老祖来自水泊梁山。到底是一百单八将中的哪家后裔，没人得解——为逃避官家耳目，老祖早就改名换姓。虽然改名换姓，忠烈未改，仗义犹在。一天，老祖出门路遇恶少抢民女，五旬婆翁哭嚎震耳，便挺身而出，奋力相救，杀死了恶少和走狗。历代王朝官匪一家，县衙的快捕火速来追。老祖奋力抗捕，夺马飞奔百余里路，又弃马乘舟顺河而下，两天一夜到龙头镇。当年的龙头镇没有现在这么大，四周尽是芦苇茅草红荆丛，兔子坐在岗上看人走路，狐狸大模大样在坝头踱步。逃难的祖爷上岸进庄，见街上有人开门，忙投阶前躬身作揖：“店家，逃荒人远路奔来，求赏碗水。”店主上下打量他两眼，点头，领他进店，拿出三个马蹄火烧。祖爷十分饥饿，狼吞虎咽，眨眼之间风扫残云。掌柜见此光景，说：“别吃火烧了。火烧面硬，吃饱了撑人，喝点稀的吧。”说罢朝院里呼喊：“熬好粘粥没有？端来！”不长时候，内院走来一个梳大辫的妮儿，双手端着盛粥的瓦盆。妮儿见店门堂多了一个汉子，先是一愣，看了两眼又嫣然一笑，退内回避。店掌柜看在眼里，问喝粥的汉子：“你呀，来这地方投亲呢，还是奔友呢？”祖爷见店主厚道，说：“一无亲，二无友，我来这里逃荒躲债。”掌柜说：“那就留下给我帮工吧，亏不着你。”祖爷正愁没有落脚之地，赶忙道谢，留了下来。留来留去，他当了店主的养老女婿。他的口很严，只字不提杀恶除霸，却暗中教子女练武护身。直到临终他才密言前事，并立下规矩：轻财重义，扶难济贫。后人遵照祖训热情待客，慷慨大度，仗义疏财，结交四方。一代一代，“五里香”落得一个“侠义店”的好名声

.....

腊月练罢收刀,又来蓝彩云跟前,十分天真地问:“怎样?我不能不上部队?”蓝彩云十分喜欢,可是腊月太小,带走不行,一口拒绝又怕伤了腊月的自尊,便只笑不答。正这时候,店门口跑进一个梳着盘头、插着银簪、浑身利索、小脚尖尖的中年女子,一头扎进店门耳房。她顾不得面前有没有外人,开口直对步道常说:“兄弟,您快想法救玉岭。不然他可没命了!”说着扑通跪下。

步道常吓一跳,忙上前扶那女子说:“快起来,快起来。大嫂,到底出了什么事情?”

“那丧门祸害……”女子悲愤交加,满面流泪。

3

这位俊俏、利索的中年女子,就是麻三姑当年的那位门徒,如今是龙头镇段氏家门的大媳妇。虽然做媳妇,可她的辈数高,除少数几家店主外,多数人见面称呼段大奶奶。虽然身居奶奶辈,在家中却抬不起头,因为她那位麻子不多但斑坑很大的老婆婆,对她的俊俏、利索、招人喜欢嫉妒得要命,好不好张口骂她浪气,时不时找茬拿她的不是。做媳妇的不敢回嘴顶撞婆婆,更不敢上街摆摊给人看相,唯一能发泄的对象是家中那条黑母狗,可踢它骂它“该死的!”

段大奶奶说得十分坚定:婆婆的鞋底脸比狗脸都丑,婆婆的浪气比母狗都臊。她一辈子忘不了的一桩事情,是十三年前那个天狗吞月亮的晚上。日主阳,月主阴,阴阳结合才能有世界,天下百姓才能得平安,天狗吞去月亮岂不塌陷半个天?事关大众,于是全镇的男人在几位梳着长辫子的老祖宗的指挥下,树梯子爬到屋顶上,敲筐箩打铜盆吓唬天狗。缠足的女人不敢爬屋上墙,就站在自己的院里领着娃娃高声呼喊:“打狗喽——,噢——,打狗喽——”

给屋上的男人助威。敲打声呼喊声震天动地，吓得全镇的狗夹着尾巴逃出镇子，钻进镇南黄河大堤的林廊深处，或是河滩上的绵柳丛中，有的还逃进东大洼的茅草丛里，因为它们与天狗同类。折腾半夜，天狗终于吐出月亮，全镇也就平静。

段大奶奶十分肯定地说，那天晚上她看得非常真切。当全镇的男人们收兵下房，女人们领娃进屋，放宽心思躺进被窝里睡下以后，她三岁的儿子玉岭却又吵着拉屎。段大奶奶不得不又起身穿衣，拖着儿子走出那口低矮的土坯偏房，来到天井里的南墙根下，那里有棵遮露的枣树，树边不远有个泼泔水倒尿的粪池。就这时候，她觉得天空一阵亮光，忙抬头看，一颗灯笼般的贼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而降，直落婆婆屋顶。段大奶奶立时一阵毛骨悚然，心口砰跳。不多时候——她说刚给玉岭擦完屁股，就听得婆婆屋里娃儿哭叫：段老五落生。顿时，她心头咯噔一震：天狗……贼星……孩子……做出铁硬的结论：“一准是个丧门祸害！”回房后她便说给段老大，又悄声说些麻三姑教给她的天地五行。

祸害临门，段大奶奶对其自然没有笑脸。何况，婆婆还张口骂她浪气呢，孙子都三岁了，还挺着个大肚子生娃，多厚的臊皮！因此，老婆婆坐月子期间，段大奶奶侍奉婆婆一定不好，脸上一定露出鄙夷之色。也许那讥讽的嘴角撇了两撇让婆婆看见，也许踢骂那条黑母狗太显露太扎眼，要不，段老奶奶怎么郎当下她的鞋底脸来，把手中的饭碗猛地摔在屋当场，呼喝正在吃饭的段老大：“她那是使的什么风？给我狠揍！”

儿子不敢违抗母命，立即把媳妇拖进西厢偏房，抓乱她的头发，笤帚疙瘩冲着被垛好一顿嘭咚！

段老奶奶很快发现大儿媳对她的幼子不断投射咯愣目光。什么用心？哼，你越发咯愣，我越发儿溺爱，于是天天抱在怀里，举在头顶，出院怕日晒，让老二给他打阳伞，进屋怕蚊叮，让老三给他摇扇子。小老五长到五岁，自己不吃飯，要老娘口对口地喂。更古

怪的是：尿尿必须有人给他拨着小鸡子，还得雀儿一般“吱儿、吱儿”不停地叫，不然他就发脾气，往锅里盆里碗里撒尿。有一天他尿到老娘身上，老娘轻轻拍他一下，他便撒起泼来哭叫，指甲盖猛挖老娘的鞋底脸。段老奶奶不恼也不怒，反倒笑哈哈地夸奖他：“好！天不怕，地不怕，长大没人欺，是个闯天下的角！”

小老五长到十岁，段三奶奶又过门。三奶是个干净人，浑身上下不沾一个土珠珠，房里没有一根草茨茨，镜子上没有一颗苍蝇屎。可小老五偏发坏，净心爬到她炕上拉了滩屎。这让谁都忍受不了，段三爷气愤地打他一掌，也算给媳妇出气。不料，这可惹了大祸，段老奶奶老虎发威，把三儿和儿媳传进屋里，让他们跪下，喝令：“好哇，养你大了长本事，造反怎的？给我狠揍！”谁来动手？自然是小老五，手中拿根荆条。他不往身上打，专往脸上抽，把三哥三嫂抽得血流满面，鼻青脸肿。抽打的同时，段老奶奶还提起嗓子高声地喊叫：“听着！不管是谁，敢动老五一根毫毛，我让你栽棵大柳树！”

显然，这是对全家人发出的严正警告。全家人敛声闭息，见小老五的影儿赶紧躲避，如同见猫的老鼠。然而，一家人怎能躲避得开？何况你不惹他他招你，人不戳狗狗咬人。玉岭惹下的杀身大祸，起于看马戏。那是上个集日，大集上来了马戏团。小老五已经十三岁，段老奶奶领着他上街看马戏。骑马的小丑很叫好，小老五一看就着迷，回来后口口声声要骑马。别说当时家中没有马，就是有马也不会让他骑——怕摔着他的身子骨。没有马就得另想办法哄娇娃，段老奶奶灵机一动计上心，让娇儿骑孙子玉岭当人马。既然儿媳在婆婆眼里是任意抽打的一头小母牛，小母羊，孙子当然是头犊儿羔儿，抽你两鞭算是对你喜爱，骑你身上算是眼里有你。因此，小老五练骑“马”的时候，段老奶奶总是手端白铜丝套翡翠坠儿水烟袋，坐一把乌木紫漆马扎子，得意洋洋在上房的门前给娇儿助威叫好。段二爷和段三爷，随时在娘身边听差跑腿。

这里，需要交待一下段氏家族的家景。早已进入坟墓的段老大的爷爷，传说是个秀才，本镇一大名人，乡下人有了什么纠纷，都来请他出面调解；有什么官司，都来请他写状子。请不能白请，富主要送重礼，穷主也得提两瓶酒两封点心。名声就是资本，段老秀才长年在家不动，面前桌上摆着酒壶酒盅。其实，段老秀才并非是个名副其实的真秀才，那是花钱捐的，拿银元买的，只买了一顶监生帽子和大褂。为什么花钱捐监生呢？当年花钱捐监生，如同八十年以后大兴花钱买文凭、买党票、买奖状、买官晋级一样，只要买到监生帽子和大褂，穿戴上进县衙打官司，见了县太爷只示施大礼可以免跪。这就是身价，就有别于一般人等，何况虚名也能得好处。不然谁花那份冤枉钱？这般推算起来，段老太爷、老老太爷一定不是度日如年的穷苦人，也一定不是只能温饱的庄户主，要不哪有钱财捐监生？因此，段老奶奶手端水烟袋，坐在马扎子上欣赏小老五在孙子身上练骑术的时候，身上穿的是件镶金边绣银花的大襟袄，尖尖小脚盘膝上，小盘头上插银簪，长指甲的细手指间夹一根马粪纸卷的火捻子，浑身上下抖一股西太后般的威风 and 傲气！

段老奶奶这般威风，小老五更加神气。他学马戏团小丑的样子，摇头晃脑骑在“马”上，舞动马鞭呼喝不止。那不是一般的庄户皮鞭，而是一条真正的将军鞭。段老大说过：这是一位告老还乡的武举请段老太爷教书育子，临别时奖赏给段老太爷的一把鞭子。鞭是牛角做柄，牛筋拧条，浸过桐油，拿在手里很重。有这么一条将军鞭，小老五骑“马”能不大显身手？何况，段老奶奶还嫌小儿不够气派，又让段二奶奶做了几面红绸子黄边的三角小旗，给小老五插在脖领里，犹如戏台上挂帅出征的大将军。风吹小旗呼啦啦响，小老五骑“马”更精神，学着马戏团小丑的声调大呼大喝：“马——来——，跑马的要好——”呼叫的同时，将军鞭不停地抽打“马”屁股。

十六岁的玉岭屁股嫩，怎经得住牛筋鞭？抽一鞭一道血印。